

李冰奇

民族精神的守望者

漫天紙鷂寄鄉情，在第30屆濰坊國際風箏會期間，旅居美國的濰坊籍藝術家李冰奇的「交融與碰撞——冰奇回歸展」在百年異域風情的濰坊坊茨小鎮展開。積十餘年中西藝術交融之成果，李冰奇完成了出走、碰撞、昇華、回歸這一藝術輪迴，成為文化「飛散」的守望者。笑對人生苦難如菩薩低眉、冷視藝術弄臣如金剛怒目，李冰奇「洗靈」自己，也試圖「洗靈」藝壇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奕霞、于永傑



穿梭在「冰奇回歸展」的畫作中間，有一物象撲人眼簾，那就是他筆下怪詭的鳥雀和奇異的游魚。乍看之下，八大山人奇絕之風穿越數百年翻然而至。有藝評家直言：冰奇作為當代八大，當之無愧。然而細品之下，就會發現，李冰奇的鳥雀游魚不似八大山人筆下的白眼向天、憤世冷傲，中間多了一份幽默、一分思索。

幼年受家族影響

八大山人從明朝的皇族貴胄成為滿清的前朝遺民，身世跌宕最終卻開創一代畫風，惠及後世藝壇數百年。翻開李冰奇的人生履歷，會發現他與八大山人的人生有相似的軌跡。李冰奇出身書香門第，一門五博士。祖父李其璣，是清末第一批前往日本的留學生，也是中國同盟會的早期會員。回國後教育救國，為中國製藥在巴拿馬世界博覽會拿到第一塊金牌。李冰奇的父親李雪巖，是收藏家，善書畫，著有《金石錄》、《哀風集》等。父親是冰奇的第一個老師，督其學畫，幼時即讓他熟讀艱澀難懂的古文詩詞和畫論，並讓他臨摹家藏珍藏的芥子園畫譜。李冰奇說，自己的藝術功底是「父親用眼袋鍋子敲出來的」。

本來是高門望族，又家學深厚，其從藝之路應該光明可冀。然而江山翻覆，一夜之間李冰奇成為舊時代的遺孽。他回憶：「文革時家中所有財產被洗劫一空，最後被迫遷回故里——濰坊寒亭高里。」變故讓「總想把他未竟之事寄托於自己」的父親中風早逝，留下姐弟八人，全憑母親打零工維持生計。此時，作為長子的李冰奇成為濰坊汽車製造廠的一名工人。

藝術之路坎坷不平

父親生前的諄諄教導以及對藝術的執著追求，使李冰奇執著於繪畫。在工廠裡他主動提出上夜班，這樣白天就有更多時間研習繪畫。艱難困苦玉汝於成，作為工人的李冰奇在濰坊藝名初著，15歲便有作品參加山東省美術展覽，建國3周年時濰坊挑選一批畫作進京，李冰奇的畫作入選。文革結束後高校恢復招生，李冰奇的文化課已經考上中央級美術院校，但政審這一關卻讓他折翼而歸。1984年，年屆不惑之年的李冰奇終於等到人生轉折的機遇。經同鄉郭怡琮介紹，他認識了恩師劉勃舒、許麟盧。抱着一捆畫，他忐忑敲開了中國畫研究院院長劉勃舒的房門。惜才的劉勃舒看過冰奇作品，大喜過望，題「讀冰奇同志畫，古標新意，實不多也」。許麟盧題「神似高其佩唯有冰奇弟能之」。兩人分別寫信給濰坊市政府推薦他，使在濰坊汽車製造廠當工人的李冰奇進了濰坊市群眾藝術館，回歸繪畫隊伍。

兩年後，中央一紙調令李冰奇到北京「中國畫研究院」深造學習，隨即被聘為中國畫研究院最年輕的院外畫家。此後，他又與吳作人、吳冠中、李苦禪等一起參與由國家主辦的中日畫展，隨後不斷舉辦各類國際性大展，使他蜚聲海內外。

回顧人生的前四十年，李冰奇坦言他的人生態度與八大山人決然不同。「八大山人無法釋懷民族之恨，他還懷着復興過去的慾望。但我認為我和我家族的遭遇是歷史的必然。」他說自己是享受苦難、消化痛苦、發現希望、獲得復活，在悲劇的藝術裡，站在未來看現在。這樣坦蕩觀照的境界，使他擺脫糾纏纏結，獲得徹悟後的從容，所以他筆下的鳥雀游魚，在體悟八大山人的冷傲之後，涅槃而成豁達的幽默和深邃的思索。

人在巔峰能撒手

正當李冰奇在國內畫界如日中天、名利地位指日可待之時，他卻選擇在巔峰之上拋開一切，另闢他途。1997年他定居美國加州，踏上一條前途莫測的文化苦旅之路。

國內的盛名，使他在美國的闖蕩有了一個順利的開端。他在長青藝術沙龍舉辦個人畫展，獲榮譽市民的稱號；不久受聘為加州設計學院(Pasadena Art Center)教授。1998年6月，美國福特基金會與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舉辦「國際藝術理論研討會」，李冰奇應邀出席會議並作了「文化的跨民族性——飛散觀感之後的再認識」的專題報告，引起美國學術界的廣泛關注。「飛散」一詞源於古希臘神話，後特指某個民族的人離開故土家園到異鄉生活，始終保持故土文化特徵。1998年，李冰奇的作品《繁榮昌盛圖》在美國「世界華人書畫展」中獲金獎。從一萬六千幅作品中「海選」出來的作品，後來在中國美術館展出，引起轟動。這正是用「飛散」文化凝結成的第一顆果子。

挫折之後再起步

然而藝術家的隨性與不善理財再次使李冰奇陷入痛苦，並從痛苦中尋得存在的意義。李冰奇在美國的兩間畫廊因為經營不善相繼倒閉，積蓄對於藝術家而言更如漏桶裡的水，不知不覺就耗盡了。陷入經濟困境的他去木器廠做一名油漆調色工，當老闆從報紙上發現他竟是一名藝術家時，不敢繼續僱用他。此時他才意識到金錢對於人的重要性，他開始陷入更深層次的思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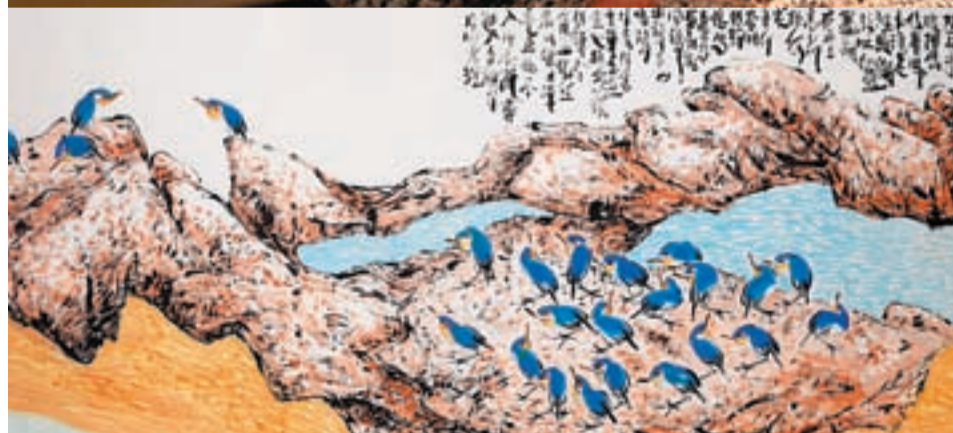
為了尋找生命的真諦，他闖入沙漠走了兩天兩夜，在掙扎中「發現了復活」。有一次他從雪山頂上扛下一根一百多斤、形似山羊的枯木，從它身上發現「活着、死亡、存在的真正意義」。如此不斷地自我錘煉、反思、審視，李冰奇開始察覺出國之前的盛名讓他滋生了傲慢，他開始不斷修正自己，並稱之為「洗靈」。他從洗靈中頓悟了：生命不是按時間計算的，而是掙扎出來的。

從深刻的自我反省中，李冰奇開始總結自己的藝術觀，並寫了一系列藝術理論著作。他開始從自己所浸淫的中國傳統藝術理論中走出，去探索中西藝術體系碰撞的可能性，並對情感和生命有了新的認識。

藝不失真能成聖

從對自我的審視中，他的目光開始轉向對中國藝術的批評。李冰奇毫不掩飾他對當今中國藝術界某些現象的批判態度，愛之深恨之切，以至於說到動情處他情不自禁地叼着煙斗站起來手舞足蹈，亦如後學

李冰奇語錄
我沒學歷，但我絕對有智慧，正如枕頭不代表睡眠，女人不代表愛情。我不是個完美的人，但絕對是個真誠的人。依附權貴幹嗎？當權貴的應聲蟲嗎？！站在地位、職位的立場上論畫的價值的時代應該結束了！我喜歡直接用手指畫畫，帶着口單接吻，還有幸福麼？現在某些藝術評論的文章，淡得連一點鹽都沒有了！一旦給你套上皇冠，你就死了！



人物小檔案

李冰奇，1947年2月生於山東省濰坊市，現定居美國加州。師承劉勃舒、許麟盧，擅長花鳥指墨。現為美國東西方藝術學會會長，美國加州中美文化交流中心常務副主任、加州中國書畫院常務副院長、中美藝術家聯合會副主席等，被多所藝術院校聘為客座教授，1987年成為中國畫研究院院外畫家。其故鄉濰坊坊茨小鎮位於山東省濰坊市坊子區，以膠濟鐵路坊子段為中軸線兩側發展，曾經是德國和日本的殖民地，保存了大量德日式建築，現已打造成歐式風情的生態小鎮，李冰奇畫室位於其中。



回憶中魯迅同青年交談時的情景。在李冰奇看來，藝術家和工人都是用勞動來換取生活的。從某種意義上講，藝術家也許應該是清貧的，在清貧中才能感受真實的人生。但現今畫壇部分人以社會職位的高低衡量藝術的價值、將作品的價值等同於價格，他痛惜於藝術家社會責任感的喪失。在他看來，藝術家應該與民族的哀樂相共鳴，要為歷史負責，對自己的民族，要有一整套系統的哲學思想和美學理論。藝術若不能起到教化人生的作用，就是一張破紙。已經年過花甲的李冰奇，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，除了閱讀、繪畫，還要寫詩、寫文章。接下來，他還要出版一部美學理論方面的著作，以抨擊當下文藝評論界相互吹捧、淡而無味的現狀。重返故鄉濰坊，重新感受故鄉的山山水水，李冰奇更真切地意識到對自己影響甚深的，是故鄉那種古老的氣息和生活方式。然而這一切都已成了故鄉兒時的記憶，青石板不見了，河裡的魚不見了。李冰奇說，他只能在漂泊中重新塑造、描繪家園，這個家園就是中華民族的大文化。